歷史與空間

■文：馬承鈞

國歌情思

9月20日，隨旅行團轉到雲南普洱，聽說普洱市博物館正舉辦《中國的聲音——聶耳與國歌》圖片展，於是離團前往。展覽分「聶耳生平」和「永恆樂章」兩部分，由500多幅珍貴歷史照片製成的64塊展板，真實再現了這位熱血青年的愛國情懷和藝術追求。走出展廳，對聶耳為民族解放做出的不朽功績，認知加深。

當晚看央視新聞，得知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人民政協65周年華誕，全國政協在京舉行《開天闢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歌國徽誕生珍貴檔案展》。展出的珍貴文物多為國家一級文物，包括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告新中國成立時使用的話筒、1949年9月27日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會刊、印有國歌《義勇軍進行曲》詞曲的開國大典明信片和郭沫若、馬敘倫、柯仲平等為國歌徵集而創作的原稿等等。

恰好當日是仁川亞運會開賽第一天，中國和韓國各收五枚金牌，當奪得女子十米氣手槍團體冠軍的郭文君、張夢圓、周慶媛登上領獎台，奏響中國國歌、升起五星紅旗時，我的心田再次激動起來……

關於國歌，筆者有太多太深的感情和感慨。

1957年我在寧波上小學，新學年老師教我們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從此這首悲壯的戰歌在我心中扎下根。它與國旗、國徽一樣都是國家的標誌，象徵國家的主權與尊嚴，是愛國主義精神的集中體現。從此無論何時何地，只要聽到國歌看到國旗，如同見到母親一樣感到溫暖，渾身煥發出親切而熱烈的歸屬感、責任感與榮譽感。

人到中年後，我才逐漸獲悉並悟出，圍繞這首國歌蘊藏着幾番起起落落、令人感嘆的故事呢。

眾所周知，《義勇軍進行曲》原是民國時期進步電影《風雲兒女》主題歌，影片於1935年由上海電通影業公司攝製，編劇為田漢、夏衍，導演是許幸之。主題歌則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當時正值國難當頭的危難時刻，《義勇軍進行曲》以撼人心魄的雄壯旋律演繹出中華民族萬眾一心保家衛國的英雄氣概和爭取民族解放的堅定信念。影片公映後，這首《義勇軍進行曲》也隨之風靡神州大地，成為抗日戰場激勵國人衝鋒陷陣的時代最強音。

1949年6月15日，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開幕，確定10月1日舉行開國大典，亟待創作一首國歌在大典上演奏。於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刊出《徵求國歌詞譜啟事》，短短一個半月收到歌詞632件、歌譜694首，但應徵件均不理想。此時，參加新政協、曾留學法國的大畫家徐悲鴻說：「法國人用著名的《馬賽曲》當國歌傳唱至今，我們可否用《義勇軍進行曲》作國歌？」無獨有偶，分在另一組的著名建築家梁思成也提出了同樣的建議。一石激起千層浪，許多代表當即贊同，並小聲唱了起來。周恩來聞訊後也力挺這一方案。李立三等人卻說：「這首歌旋律不錯，但歌詞『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不合時宜了，要修改一下。」

梁思成、張奚若、黃炎培等人則持不同意見，他們認為《義勇軍進行曲》是歷史的產物，應該保持其完整性，不宜改動。周恩來也說：「要用就用原歌詞，這樣才能激勵鬥志，一修改就沒有那種感情了。我們面前還有帝國主義反動派，我們的建設愈進展，敵人就愈嫉恨我們、想破壞我們。能說不危險嗎？留下老詞，可以警鐘長鳴！」毛澤東也認為周恩來的話有道理，一錘定音：「還是保持原歌詞為好」。就這樣，在9月27日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式上終於通過《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此時距開國大典只有四天了……

■網上圖片

從1949年10月1日起，《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在中華大地整整唱了17年，還隨着中國領導人出訪頻頻在海外奏響。

1966年「文革」爆發，祖國命運一落千丈，68歲的田漢被打成「叛徒」、「反革命」，兩年後更被迫害致死，《義勇軍進行曲》被徹底禁唱，《東方紅》變成不成文的國歌。其間雖經周恩來努力，在外交場合仍奏《義勇軍進行曲》，但不唱歌詞。1976年10月「四人幫」垮台，但「左」的思潮仍佔上風，有人再次以「國家進入新時期，《義勇軍進行曲》歌詞不能反映變化了的現實」為由，提議重修歌詞。於是又向全國徵集新歌詞，一年之後新國歌終於「出爐」。

1978年春，我在鄭州一家國企當工人，3月中旬一個周末，廠黨委王書記交給我一張報紙說：「這是3月5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剛剛通過的新國歌，下午你教全廠職工學唱吧，這是政治任務喔！」我感到挺突然、也很神聖，接過報紙，但見上面印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新國歌」，署名是「聶耳曲、集體填詞」，歌詞如下：

前進！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偉大的共產黨，領導我們繼續長征。
萬眾一心奔向共產主義明天。
建設祖國，保衛祖國英勇地鬥爭。
前進！前進！前進！
我們千秋萬代，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
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前進！前進！進!!!

當時我的第一印象是：這新歌詞「很革命」、政治性很強，可通篇標語口號，缺乏形象、不夠生動、沒有個性，不無「個人崇拜」之嫌。但既是政治任務，就努力完成吧。下午我走進大禮堂，台下黑壓壓坐滿千餘職工，大黑板上還用粉筆抄了新歌詞。當我帶領大伙念新歌詞時，台下卻竊竊私語，甚至有哄笑聲。我還是耐心地一句句教大家唱，但人們並不專注，不少人偷偷「溜號」，學唱效果不佳，距「雄壯嘹亮」更是差遠了。王書記也覺得不對勁，不一會他起身道：「今天就學到這兒，大家回去自己練習吧。」走出禮堂，大伙議論紛紛：「新國歌不如老國歌，挺別扭的。」「儘是喊口號、『文革』語言！」恰好王書記過來，一位老師傅問他：「王書記您說，老國歌好好的，為啥要改詞兒哩？」書記淡淡一笑，搖頭道：「這個問題我也納悶呢！我從當兵到現在整整唱了40年《義勇軍進行曲》，現在要改詞，誰能習慣呀？」

說實話，當時多數群眾不認可這個新歌詞，認為思想性、藝術性都很粗糙，所以它並未流行開來。這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全面清理「文革」思潮，中國真正邁入歷史新時期。不久，田漢追悼會在京隆重舉行。1979年6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眾多代表強烈要求恢復國歌原歌詞。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終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決議》：「恢復《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撤銷1978年3月5日通過的原決定。」至此，在中華大地傳唱半個世紀、激勵華夏兒女「萬眾一心，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的浩然壯歌，又氣勢磅礴地迴盪在神州上空。

尤其可喜者：如今各種集會上「奏國歌」變成「唱國歌」，人們由間接旁聽升為直抒胸臆了。升國旗、唱國歌也成為中小學每天的必修課。無論身處何地，每當國歌響起我就會燃起激情：它是生命的交響，讓國人牢記歷史；是嘹亮的號角，激發我築夢前行；是豪邁的時代風，賦予我們無盡的正能量！

書若蜉蝣

■文：葉 輝

作家搬書房

呂叔湘在《買書．賣書．搬書》一文，還譯介了約翰斯奎爾《搬書房》（Moving a Library），有搬書經驗的讀書人都大概會同感吧。斯奎爾這位作家寫道：「我剛剛做完一件事——把我的書房從一間屋子搬到另外一間……我一個晚上又一個晚上來回爬樓梯，把樓上的書往樓下搬——我從來沒想到我的書有這麼多。一趟又一趟，單調得像坐環行線的地鐵：空着手上樓，然後彎腰駝背，兩隻手和一個下巴頦兒緊緊夾住老想中途逃竄的厚厚一摞書，一步一步蹭下樓。這種事情開了一個頭就沒法子半途而廢；可是在進行之中有時候真是恨透了書，就像建造金字塔的奴隸恨一切紀念碑一樣。」

斯奎爾形容此一苦差有如「厭書症」，淹沒了一個人的靈魂：「讓這一大堆紙、油墨和死人的思想感情把你捆得緊緊的，多麼可恥啊……幸而好，這種心情在我身上只是曇花一現。它隨着乏味的體力勞動的需要而產生，也隨着這種需要的消滅而消滅。然而搬運本身幾乎是這一連串操作裡邊最短促、最少煩惱的一步。給你的書打打土，是可做可不做的，但是把你的書整理好，那麻煩可大了去了……」

如果搬書是指連書帶書架一起搬，那就好了，斯奎爾寫道：「你可以把書取出來，按原來的次序放在地板上，等書架搬齊了，再把書搬上架，各歸原位。可如果不是連書架一塊兒搬，而你又喜歡物以類聚，書以群分，那就麻煩了。我的情形是再壞沒有了。把我從裡邊攆出來的書房是矮而方的；把我趕進去的那一間是高而拐個彎的。我的原來貼牆的書架沒有一個能配合我的新的書房的牆；書架全得新造，要比原來的多，形狀和排列都得完全改變。舊的安排絕對不能再用，可是要設計一個新的方案讓我額頭出汗……」

如果從來不想到去查書的人，事情就好辦了，只要將大書擱在高格子上，將小書擱在矮格子上，事情就很簡單了，可是對一個像斯奎爾那樣的讀書人來說，他「要知道哪本書在哪兒，並且有一種系統分明、秩序井然的要求」，那就是自討苦吃：「拿我來說，還得加上一重困難，那就是非常強烈的時代次序感。因為這對於找書極其方便。可是如果你的新的架閣跟你的舊的安排完全不能配合，大本子的什麼匯編的冊數多得不得了，非要侵佔給大本子的純文學保留的格子，小本子的外國詩集硬是擠進了為小本子的國際貿易、倫理學、考古學保留的領地，那你就只能乾着急。」

斯奎爾搬書房，確是一件苦差，將書從一個房間搬到另一個，還有很多「手尾」，他寫道：「我現在就正處於這種狀態；廣闊的地板上鋪滿了鋸末，白土子，釘子，煙灰，火柴頭，以及世界上偉大作家的偉大著作，而我坐在它們中間。幸而，用羅斯金（John Ruskin）的話來說，『我將在好久好久好久之後才會再搞這麼一回』。」

文藝天地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詩畫人生（三十七）

物至極必反
人生路雖艱
苦中亦有樂
中庸在心間

癸巳冬日
素仲並書

我一直知道，世上有許多不幸，但在不幸降臨自己身上之前，以為不幸距離很遠，原來，幸與不幸只是一線之差。

中庸之道是處世的智慧，但凡事學會適可而止也是很重要，即使擔憂也要提醒自己，不要過於憂慮，適可而止。

魯迅先生花邊文學《安貧樂道法》有一段話：「做人處事的法子，卻恐怕要自己斟酌，許多人開來的良方，往往不過是廢紙。」

詩意偶拾

■文：俞慧軍

飛往北方的大雁

北飛的雁影
讓雨後的蒼穹眷戀
風信子在江南
捎來開滿鮮花的問候
故鄉的車票已告罄
回不了故鄉
就讓開往北方的列車
暫停
等一等列隊北飛的雁陣
不要讓大雁在淅瀝的冷雨中
淋濕了情感的天幕
從從容容的飛過
南國冰封的花季
在雪飄凍土的萌動中
聆聽東太湖畔
臘梅花開的聲音
癡心的期盼
在歲月無悔的輪迴中
遠離了孤寂
永不言棄的追求
讓浩瀚的宇宙害羞

手寫板

■文：春江水

老人與花

夕陽寫在十月的黃昏，竟然如此淒迷，放眼盡是蕭條、零落，一種不可名狀的孤寂從心裡流出。走過那段青石板路，有一小塊空地，不知誰種了些花草，還有八塊石凳，清靜，悠然，倒不失為一個小憩的好地方。

我坐在石凳上攤開書，卻發現對面靜靜地坐着一位老人，他和所有的老人一樣，白髮如霜，一臉飽經滄桑的皺紋，一件灰藍色的中山服，雙手扶在枴杖上，一雙渾黃的眼注視着牆角的一株美人蕉。他的目光那樣溫柔，和濃醇的黃昏一樣。在這個時節，這株美人蕉還開有花，實在難得，雖然只有一朵挑在細長的花莖上。這也許是深秋的最後一株嫣紅。老人靜靜地露出安詳的微笑，也許他看到了一盛夏時節，這裡一叢豐茂、黛紫色的葉子厚實肥大，開滿了驕艷若霞的花，在那一蓬紫色的煙霧中，舉出一串燃燒的火炬，周圍沒有一株花能和它匹比。不過現在片片香魂凋盡，只留下一朵，單映着長滿青翠綠苔的牆和一排竹籬笆，在微微的風中搖曳，如寫在清曠的秋中一首清新的小詩。

老人靜靜地坐着看了一下午的花，天色漸漸暗淡下來，老人走到花下，拾起幾片昨日凋零的花片，蹣跚的身影消失在深幽的胡同裡。我想，老人也許將幾片殘花放進一本無字的書裡，讓一縷餘香陪伴一個個過時陳舊的故事。第二天下午，不知為什麼，又想起了那位老人，好奇心驅使我又來到那塊清靜地方。老人仍和昨天一樣靜靜地坐在那裡看花。過了一夜，花似乎憔悴多了，地上落下幾片如血的嫣紅，花莖上，昨天的花骨朵已經綻放了，開在凜冽的風中，似乎沒有昨天那朵艷。意外地發現旁邊的菊花今天開了第一朵，在逼人的秋寒中仰着張潔白可人的小臉。落暮時分，老人拾起花片消失在一片淡淡的暮霧裡。

以後，我和老人總保持一定的默契，他靜靜地看觀花的老人，誰也不打擾誰。這就是今年秋天我唯一的風景。有天上午，我從空地過，剛好有一對青年男女走了過來，從親熱的程度看，肯定是一對戀人。走到美人蕉旁，小伙子順手摘下那朵美人蕉遞給姑娘，姑娘頭一扭：「哼！又不是玫瑰。」小伙子一笑，順手扔在地上，他們有說有笑地走了。我厭惡地瞪着他們的背影，拾起那枝花，輕輕拂去花瓣上的灰塵。我想應該在這裡插上一個木牌，寫上：不准損壞花草。

■美人蕉 網上圖片

我將花帶回家中，插在一隻有水的瓶子裡。下午，我發現這花還沒有枯萎，就帶上它來到每天必須去的地方，發現老人正呆呆地站在美人蕉前，望着花莖上流出血色液體，一臉的惋惜。我走過去，將花遞給他，他看了我一眼，搖了搖頭，接過花回到了石凳上。菊花開了不少，很香，飄逸在微風中。一天比一天冷，美人蕉的葉子全枯死了。我忘卻了最後的那株嫣紅是哪天凋零的，只剩下發黑的花莖上，還有最後一粒花蕾。我想它可能把一縷殘香留給嚴寒的大地了。老人還是每天來看花，從沒間斷過，看一株死亡的花，等待一粒夭折的落蕾。倒是旁邊的菊花白了一片，如雪。老人總在落日時，走進深幽的胡同。看見風中的花和老人愈加佝僂的身子，我心中湧出一片傷感。

十一月的最後一夜，四周漆黑，風像一隻飢渴的野獸，發出一陣陣低吼，打得窗欞啪啪直響。樹條在風中發出呼呼的聲音，我心緒雜亂，很晚才入睡。清晨，好冷好冷。昨天下了今年第一次霜。猛然我的心被什麼牽扯了一下，我趕快跑出院子來到那塊空地，那株美人蕉終於抵不過嚴冬的襲擊，倒下了。死一般沉靜的黑色，旁邊的菊花慘白地落了一地。我意外地發現，那粒花蕾不見了，花旁有兩行疏疏的腳印……從此，老人再也沒有來過。

浮城誌

■文：凌欣元

拉斯維加斯style

來到拉斯維加斯之前，我對它唯一的認知是奢靡。但當我第一次踏上這個沙漠中的城市，我的感受只有熱！四十多度的高溫炙烤着大地，蒸起騰騰的熱浪；毒辣的太陽高懸在頭頂，灼痛每個人的皮膚。猛烈的陽光逼着人立刻鑽進開足冷氣的室內避暑。

炎熱的天氣似乎催化了人們慾望的發酵。賭博、色情、酒精，拉斯維加斯包容着放縱；豪華酒店、名牌服飾、高檔轎車，拉斯維加斯見證着奢侈。人們在這裡揮灑着一切關於「刺激」的瘋狂行為：或是在賭場一擲千金，或是在酒吧一醉方休；可以在遊樂場裡驚聲尖叫，可以在秀場裡血脈賁張；有人來一場說走就走的結婚，也有人來一場說走就走的自殺。

很多人會用紙醉金迷來形容拉斯維加斯，但我覺得活色生香這個詞也許更適合這座「罪惡之城」。拉斯維加斯像每個人的青春一樣肆意，你能在這裡放縱自己，也能在這裡找到自己。各式各樣的街頭藝人在這裡唱歌、跳舞、假扮雕塑、模仿玩偶，宣洩無窮無盡的熱情。來自各國各地的遊客在這裡玩樂，歡笑，尋求壓力的釋放。這裡是對每個人都有效的悠長暑假，讓人忘記一切，盡情享樂。這座城市帶給遊客的不只是放縱，更多的是放鬆。

日暮西垂，白天的暑氣散去，夜晚的派對尚未開始，此時的拉斯維加斯也會呈現出一絲靜謐。湛藍的天幕下，一盞盞霓虹燈逐漸亮起，接替逐漸暗淡的日光。微暖的清風徐來，路兩邊的棗椰樹隨之搖擺。

■拉斯維加斯 作者提供圖片

在這個時刻，這座城市褪去了華麗的色彩，披上一縷落寞的頹然。

那麼，究竟什麼是拉斯維加斯style呢？是豪華的酒店和沸騰的賭場麼？是沙漠中美輪美奐的城市繁華麼？是包羅萬象的開放式文化麼？是永遠追求自由的精神麼？

也許只有身處其中，你才能感受到它獨一無二的吸引力。拉斯維加斯就像一個巨大無比的渦輪，一年365天每天24小時高速運轉，讓你不由自主地捲入這座城市的狂歡。